

江户时代的世风民情

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

李树果 译

下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今奇谈英草纸】

【古今奇谈紫野话】

【古今怪谈雨月物语】

【忠臣水浒传】

【樱痴全传曙草纸】

【七全传南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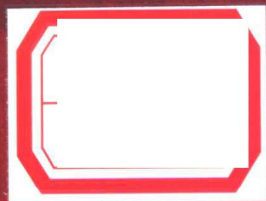
【解匠物语】

江戸時代の世風民情

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

李树果 译

下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上、下编) / 李树果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1-04685-3

I. 日… II. 李…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中世纪 IV. 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80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2.25 印张 12 插页
字数: 570 千字 印数: 1-3,000

定价: 65.00 元(上、下编)

译者序

日本江户时代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出现许多以町人等平民为对象的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作品,其中尤以读本小说最具代表性。它与我国的明清小说有密切关系,是受明清白话小说影响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感到分外亲切,从中可看到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同时也会十分钦佩日本人善于吸取外来文化,为己所用,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本国文化,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读本小说的巨作——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约二百万字,受到读者欢迎。1998年我又出版了《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一书,全面介绍了读本小说的生成与发展。但考虑到不接触原著,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所以我又致力于再出一部《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介绍部分名著。一是因为读者很难见到这些书的原著,二是它们读起来很费解,即便读者懂些日文也是很困难的,因此译出这样一部选集便于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但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可能有些理解上的错误,望乞指正。

此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当代读本小说研究的专家明治大学教授德田武先生、前广岛文教大学校长横山邦治先生、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教授大高洋司诸先生的热情帮助;并承蒙宋小妹女士对文字给予了精心润色;天津人民出版社陈益民总编辑、韩立霞编辑,在出版方面鼎力相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南开日语同窗会的盛情资助,促成此书最终顺利付梓,笔者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此书如能对日本文学爱好者有所帮助,则至感幸甚。

李树果

2003年4月于南开园

目
录

上 编

【古今奇谈英草纸】

序 (3)

第一卷

- 一 后醍醐帝三挫藤房諫 (4)
- 二 马场求马沉妻成樋口婿 (7)

第二卷

- 三 丰原兼秋听音知国之兴衰 (12)
- 四 黑川源太主入山得道 (19)

第三卷

- 五 纪任重阴司断滞狱 (25)

第四卷

- 六 三妓女异趣各成名 (35)
- 七 楠弹正左卫门不战克敌 (43)

第五卷

- 八 渔翁卖卦直言示奇 (47)
- 九 高武藏守做媒嫁婢 (51)

【古今奇谈紫野话】

序 (59)

第一卷

- 一 云魂话云情 相约久后会 (60)

- 二 臣守屋草莽延残生 (63)

第二卷

- 三 纪关守灵弓一旦化白鸟 (69)

- 四 中津川入道筑山僧冢 (73)

第三卷

- 五 白菊夫人猿挂岸勇射怪骨 (79)

第四卷

- 六 素卿携二子远涉唐土 (90)

- 七 望月三郎兼舍脱龙窟续家业 (93)

第五卷

- 八 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 (99)

- 九 宇佐美宇津宫饰游船讨敌 (108)

【今古怪谈雨月物语】

序 (117)

第一卷

- 一 白峰 (118)

- 二 菊花约 (123)

第二卷

- 三 荒芜的家园 (129)

- 四 梦幻鲤鱼 (134)

第三卷

- 五 佛法僧 (138)

- 六 吉备津之釜 (142)

第四卷

- 七 蛇性淫 (147)

第五卷

- 八 青头巾 (159)

- 九 贫福论 (162)

【忠臣水浒传(前编)】

前编自序 (172)

- 第一回 梦窗国师祈禳天灾
高阶师直误走众星 (173)
- 第二回 妍娘子羞迷裘衣篇
盐廷尉误入白虎堂 (177)
- 第三回 桃井侯大闹足柄山
乡卫门夜渡天龙川 (182)
- 第四回 盐冶龙马三鞭千里
寺冈神行一脚百步 (188)
- 第五回 贞九郎剪径得蒙汗药
贺古川监押送金银担 (195)
- 第六回 勘平高山崎售肉包
千崎过西冈杀野猪 (204)
- 《忠臣水浒传》前编跋 (214)
- 跋二 (214)
- 跋三 (214)
- 跋四 (215)

下 编

【忠臣水浒传(后编)】

- 后编自序 (223)
- 第七回 夺密书倮儿死节
掷钗儿大星示号 (224)
- 第八回 重太郎月夜会竹森
户难濑雪天斗土兵 (230)
- 第九回 本藏短笛吹别鹤曲
力弥长枪得雪佛颂 (236)
- 第十回 了竹夺休园儿
由良试探义平 (244)
- 第十一回 大星琵琶湖大聚义
兼好国见山梦降石 (252)

跋 (257)

【櫻姬全传曙草紙】

序 (261)

例言 (262)

引用书目 (263)

第一回 弥陀二郎网得佛像 (264)

第二回 鷺尾义治金屋藏娇 (267)

第三回 野分夫人嫉害玉琴 (270)

第四回 玉琴魂魄还附胎子 (277)

第五回 轿里遗书公连赎罪 (278)

第六回 野分夫人季春生女 (281)

第七回 清玄和尚眷恋櫻姬 (282)

第八回 退出清水寺清玄落魄 (288)

第九回 街蛤蟆小蛇使二士相逢 (289)

第十回 櫻姬思宗雄一度卧病 (292)

第十一回 夜袭宅第,胜冈亡义治 (295)

第十二回 蛤蟆丸施巧计野分被擒 (298)

第十三回 盲女子小菰冻死雪中 (300)

第十四回 贤姊妹彻悟皈依佛门 (304)

第十五回 櫻姬悲薄命,再次卧病 (310)

第十六回 櫻姬复苏,清玄横死 (314)

第十七回 鷺尾家士,报故主之仇 (318)

第十八回 櫻姬受妖气,三次卧病 (320)

第十九回 櫻姬离魂化作尸骨 (323)

第二十回 櫻冢与杨贵妃櫻之由来 (328)

跋 (333)

【三七全传南柯梦】

序 (339)

录陈翰《槐宫记》 (340)

第一回 深山楠树 (341)

第二回 树精之怪 (345)

第三回 丹波都 (347)

第四回 年幼夫妻 (350)

第五回 榎坂倭人 (354)

第六回 大柏权舆 (358)

第七回 卧房胡越 (362)

第八回 侨居京师 (366)

第九回 夜轿骤雨 (370)

第十回 真葛展风 (374)

第十一回 百次祈祷 (377)

第十二回 夜半月光 (381)

第十三回 羁旅之宿 (385)

第十四回 园花无主 (393)

第十五回 桥下篝火 (397)

第十六回 长町相逢 (402)

第十七回 千日寺之桩 (409)

跋 (414)

【飞弹正物语】

序 (417)

第一回 墨绳 (419)

第二回 蓬莱山 (424)

第三回 竹芝 (430)

第四回 广冈 (433)

第五回 石滨 (439)

第六回 浮舟 (444)

第七回 女婿 (448)

第八回 南柯梦 (453)

第九回 进京 (454)

第十回 毗沙门天 (458)

- 第十一回 夜法師 (462)
第十二回 勢多橋 (467)
第十三回 唐猫 (469)
第十四回 竹箆車 (473)
跋 (478)

后编自序

余资生之暇，投情铅槩，十数年一日也。尝仿罗生之辘，述《忠臣水浒传》，前后二编，亡虑一十卷。大约托子虚，摹出忠荃奸黠光景。私寓劝惩，警诲蒙稚。前五卷，向已脱稿。偶为书铺所惑，鏤以公世。虽未足俾楮价贵，在书铺却颇获其赢。今兹春初，书铺某就余促刻次编。曰：“与帐秘而资白鱼，盍图盛事于不朽？”语未毕，余掉头曰：“不可、不可。兔园册子，毋乃貽胡卢于大方家耶。矧罗生编《水浒传》，三叶诞哑儿；紫女缀《源语》，堕泥犁地狱，载在《续文献通考》及《康赖宝物集》。安知非寓言诳世之报哉。虽以余之弗类，噬脐于既逞，愆鉴于不远。而今而后，余将钳喙矣哉。”某正色曰：“吁否，概如斯言则寓言存悔，以笔于书者，接武今古，何莫闻其人尽罹冥谴若产不成孩？先生幸挤痴想，枉听某之刍蕘，岂啻裨益童蒙。余波及我侪者，实为弗少，冀更思之。”余沉吟良久，俄然拊髀曰：“善矣，苟裨于众手，则义在不拒。”乃修斯篇，以付开雕氏。时

宽政庚申春三月望，题于王子村别业桃花深处。

洛桥老店主人

第七回 夺密书僮儿死节 掷钗儿大星示号

话说当时勘平，从去年在镰仓化装成乞丐，窥探师直之事开始；夜叉老婆与狸子角兵卫通奸；骗僮儿卖与娼家并毒杀与一兵卫之事；及将这夜叉老婆与角兵卫杀死，为岳父报仇之事，从头到尾详细说过后，弥五郎也说了在后山打死野猪的经过，彼此皆庆幸身体无恙毫发无伤。接着弥五郎道：“听他们二人的所做所为，正是犯了大罪。然而贤弟未讼诸官府，私自杀之，是违犯戒法的，如不赶快逃离此地，恐泄漏那秘密。待我同贤弟去乡右卫门兄的隐居之处，请求大星哥哥答应你的愿望，你看如何？”勘平道：“若能如此实乃幸甚，就拜托兄长啦！”很高兴，二人便急忙下山，不在话下。

再说铁九太夫，前年因乡右卫门失去了所攒的钱财，无法过活，只得托个门路给师直做内应，当个奸细，在京都专门刺探大星等人的行踪，每天派信差去镰仓，悄悄报告那里的情况。师直听到大星的行为不轨，半信半疑，但仍不放心。这时京童有四句童谣：

一人贯做事，日生连立功。
刺蜂死蛛网，还令时世隆。

“一人贯做事”，是将一人串起来是个大字。“日生连立功”，是日生连起来乃是星字。做事立功之人应在大星身上。第三句的“刺蜂”是把师直的奸恶比作蜂的毒针常伤人。“死蛛网”是大星等借天罗地网终于报仇的前兆。最后一句是奸臣灭亡再现太平盛世的意思。这童谣虽然都关系师直，但是彼等只顾施展权威，却丝毫不晓其意。

却说时光易逝，日月如梭，这年已是北朝康永元年。师直对大星的行为放心不下，命令家士鹭坂伴内再去刺探。因此伴内急忙整装星夜去京师，要与九太夫一起行里应外合之计。一日伴内为了试探大星，让九太夫带路来到当地的烟花巷，见那里的光景真是另一个世界，直令人眼光缭乱，神魂颠倒。此地可以说是欲界仙都，升平乐国。伴内称赞不已，心里兴致大发，便与九太夫来到此地最有名的妓院，一李逵家的前门。举目观看，门上挂一块横匾，上刻：“待来送归”四个大字。屋宇整洁，花木奇异，远非尘境。每间屋内都点着许多银蜡台，如同白昼。二人同至门首，忽听鼓乐和三弦琴声，有人在唱时曲。其曲道：

花发只园里，玉簪罗绮连。
东西极乐国，赫奕令人眩。

九太夫首先进去道：“熟客来了，为何不出来迎接。”他这样高声一喊，穿红裙的鸨儿慌忙出来道：“哎呦！我想是谁呢？原来是九太官人。多日不来光临，今日是哪阵风把老爷吹来啦！快快请进。”满面含笑地说。九太夫道：“今天请来一位新客，想同喝两杯。看这里客人很多，耳房也好，有无一个空处？”鸨儿道：“今晚那由良大老爷包了许多名妓在此玩耍，客厅都坐满了。只二楼有个空间，莫嫌窄就屈曲在那里消遣吧！”九太夫道：“那空间一定有许多蜘蛛网吧。”鸨儿道：“老爷莫说这样不动听的话。”九太夫道：“我年岁大，只怕掉进嫖子的罗网。”在开玩笑。鸨儿笑嘻嘻地道：“请到这边来！”说着带领二人上了楼。

却说大星此夜在后厅大摆酒席，找来名妓，备有美酒佳肴，大肆饮宴。他喝得烂醉，对妓女们道：“我曾看过《致虚杂俎》这部书，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明月下，以锦帕裹目，在方丈之地互相捕捉游戏，称之为捉迷藏。今在此宴上我等要尽兴，我效仿那唐帝，与汝等做此游戏，被捉住的罚酒一大杯，来添些情趣，汝等以为如何？”妓女们齐声说道：“这个游戏甚佳，马上开始吧！”立即吵嚷起来。大星拿起手巾，蒙上眼睛，由他来捉。翠袖歌妓，红裙鸨儿夹杂在群妓之间，四处散开，拍手跑动。大星踉踉跄跄地伸开双手，四处乱摸，如同盲龟在水里蹒跚；又像俞伯牙在抚琴。大家欢声鼎沸，兴趣倍增。正在大肆欢笑之际，铁九太太下楼，悄悄来到这里。他轻轻将纸门拉开点缝儿，偷着观察这里的情况。大星东抚西摸，去到那里拉开纸门将九太夫捉住道：“好歹抓住一个，侍女们快拿酒壶来斟罚酒。”九太夫现出意外的神色道：“大星兄捉小弟是为何故？”大星听到声音有些耳熟，赶忙取下手巾，一看是九太夫，便赶忙施礼道：“对不起，小人只当是帮闲等藏在那里，不料竟是老兄，实是难得的相会。”九太夫道：“今日偶来此妓院，见此厅热闹便在这里看看，没想到是仁兄在此消遣，请恕某冒昧。”说罢落座，大星很高兴，对妓女们道：“不料遇到稀客，今天玩得很痛快，但酒肴已用尽，想换席再欢饮几杯。汝等陪宴也一定很累，且退下休息去吧！”于是妓女们都施礼退去。

大星亲自挽九太夫的手来至一小轩，命令重备酒肴，设宴款待。九太夫认为这是刺探他心思的好机会，暗自高兴，只管用花言巧语窥探大星的底细，而大星则借酒醉，装做是堕落的样子，丝毫不露想报仇的心机。喝了一阵酒，九太夫拿筷子往大星的盘子里夹块章鱼。大星接过去说声谢谢将待要吃，九太夫把他手拦住道：“大星兄！明天是故主的忌辰，今宵乃宿忌，不进行斋戒却吃鱼，是何意？”大星道：“老兄何说这等愚蠢之言，未听说主公轮回已转生章鱼。仔细想想，你我二人，今日成了白人儿，起源还不都是由于主人的短见？难道我们还要感谢他不成？为何要斋戒呢？食此鱼无妨。”说罢很痛快地一口把鱼吃下去，把善用阴谋贼智的九太夫也吓呆了。大星喝得酩酊大醉，不堪酒力，横卧

在九太夫的身前，睡得鼾声大作。九太夫突然心想：“我如在此杀了这只睡鸟，乃斩草除根的大功，必然得到师直公的恩赐。既入宝山为何空手而归？应该下手。”他下定决心，拿起身旁大星的腰刀，拔出来一看，刀已生锈实是块烂铁。九太夫心想：“刀乃护身之物，已锈成这样，足证他是个呆子。”暗自冷笑，重新拿起刀将待刺杀。大星的性命十分危险，正是：

有如五更坠山月，恰似八鼓油尽灯。

正在这时，在对面的厢帘内，躲着个人，露出半身，悄悄向他摆手递眼神，这个人乃是伴内。九太夫虽然猜不出他是何意，但不敢违命，只好住手，把刀依旧纳入鞘中，随着伴内又上了楼。后来有好事先生赋诗为证：

白发奸心如野狐，不知还笑缩刀愚。

大行无尝顾细谨，亡君宿忌受章鱼。

再说大星之子力弥，此夜从家中跑了十几里路，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地来到这妓院，见厅内的光景，父亲在熟睡，呼叫又恐怕别人听到，立即至枕边，拿起刀来清澈地一击琤口，大星忽然抬起头来，四下看看道：“力弥！你击刀做响定有急事，快快告诉我。”力弥拿出个书匣交给他道：“貌好夫人赐此密书，请速阅。”大星接过低声道：“我今晚有个计，暂且住在这里。你赶快回去，趁夜抬顶轿子来，藏在后园，听我的暗号，那暗号如此如此。”力弥一一领命，飞也似地回去了。大星接了夫人的密书，打开书匣取出书信想读，但又怕被人看见，就又收入怀中，叉手低头沉默不语，心想：“我身虽不肖，却学文习武，未尝忘记忠义，这是什么世道，让我丧君积怨，如今四十有余，竟屈心在这花柳闲戏，只是逸游酒醉，成了个浮浪之人，忍辱耐嘲，如此空度时光。这是什么报应？”不觉潸然泪下，感恨伤怀，作了一首绝句，登上棋盘，取出身边带的砚台盒；在天棚上贴张白纸，挥毫写道：

今日遍游君，洞房锦帐前。

明朝离别后，死节有谁怜？

书罢弃笔，读过一遍，嗟叹不已进入后堂。

放下一头，却说九太夫与伴内又下楼来，低声道：“那里有人不便议事，幸好这里无人好讲话。方才我想刺杀他，以私斗了事，打算为师直公除掉祸根，您为何阻拦？”伴内道：“他虽然熟睡，但此人原是很有谋略

之人,说不定是在装睡骗人,因此而加以阻拦。他在主人的忌辰还吃鱼,焉有报仇之志?赶快将此事报告镰仓,可开放提防的门户。”九太夫道:“您说得是,已试他的根性,似乎不必那般提防。但是方才力弥拿来的书匣使人不放心,小人留在这里再探个究竟,您先回去吧!”于是便唤小厮,叫来两顶竹轿,让伴内上轿,而在另一顶轿里,放块石头。伴内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纳闷问道:“这是为何?”九太夫道:“这叫做金蝉脱壳计,请您装做与小人同乘轿子的模样,让轿子一同回去。”伴内听了才算明白,便告别乘轿而去。

却说九太夫独自留下,又回到方才的小轩,随便地四下观看,偶见那天花板上的戏书,读罢十分高兴,心想:“此诗无疑是大星的字迹。句中有死节二字,不是含有报仇之兆吗?他虽善于骗人,但因酒乱心,藏了头却露出尾巴。听说昔日梁山泊的宋江在浔阳楼喝醉酒,在壁上写反诗,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此诗是大星亲笔写的,是他要谋反的证据。如今被我看见,到底是师直公的高运。”他这样自言自语地立即取出压衣刀,将诗割下来揣入怀中,自己得意地躲在后园的树阴下。这时已三更鼓响,这里的男女都入房就寝,万籁俱寂。大星从后边的房间走出来,展开夫人的密书想读,前后看看是否有人,见那檐下挂着个铁丝笼,里面放着数百个萤火虫。大星很高兴,心想我虽非“囊萤映雪”的车胤,但萤火虫是可避人目的好灯光,便走近笼下,展开书信读了一半,听对面楼上有人在弹三弦琴,萧然唱道:

呼爹呼娘语来,更疑夫婿与居台。

频怀旧里眉慵画,吁是咨嗟又已哉!

捻弦如裂帛,歌声悦耳。大星知楼上有人,急忙将信藏在袖内,恰好楼上的弦歌也停了。这时一个妓女出来站在楼上的栏杆旁,确是皎皎窗下,娥娥粉妆,艳丽非常;纤纤玉手扶着栏杆,自言自语道:“荡子去而不返,”那种姿态实非一般。她往大星这边看看,道:“在那里的,莫非是由老爷吗?”这个妓女乃是倮儿。大星往楼上看看道:“你几时来到这里?夜半更深为何尚不就寝?”倮儿道:“奴家方才陪老爷喝酒过多,感到难受,想借风寒醒醉,故而来到这里。请老爷稍待,奴家去你那里。”说罢拧松了琴弦,收起拨子放在丝弦之间,整顿衣裳,起身拿着手烛,下楼来至大星面前。但见倮儿的打扮:头插鸳鸯银钗,身穿缦纹单衣,腰束银红罗帕,打扮得轻盈新鲜,与方才别有一派风骚。她不仅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而且精通弹唱歌舞,时人多慕她的姿容与技艺,名噪一时。

却说倮儿拿着手烛下楼来至大星身前道:“老爷方才读过纳入袖中的定是情书。能让奴家一看吗?”大星道:“这不是那种艳书,是故乡一

个朋友寄来的书信。你看了有何益？”僮儿央告道：“不要隐瞒，自从老爷到这里来，虽然将奴家包下，但一次也没有共枕席，老爷定是躲开奴家与其他人偷着快活，对奴家太薄情啦！那有趣儿的情书，就给奴家看看吧！”大星故意装做有些不安的样子道：“这个真没想到，怎会有那等事呢？你一定不要着急。”僮儿道：“若想说没有那等事，请把书给奴家看看，就不怀疑啦！快、快！”说着把手伸到大星袖内，把那书信掏出来，急忙揣在怀里，抱着不放。大星密书被抢走虽然有些惊慌，却装做不介意的样子，百般劝说，但她只是不还，于是心生一计，厉声道：“你如果这般怀疑，今晚就将汝贱出来，做我的妾岂不是好？不要怀疑，快将信还给我。”僮儿道：“已知老爷之薄情，只是这样说说怎会是真的？哄三岁的孩子吧。”大星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听着：自薄渐厚者久，初重后轻者疏。又常言道：弄假成真。事已至此怎会是假的？我的话若有半点虚假，就是：蟹变更为洞庭月，石升直作银河星。”僮儿听到大星如此明誓，道：“多谢您的盛情厚意，奴家另有私情，实不能为老爷做妾。”大星道：“若有私夫，我让你们团圆相聚，脱离火坑之苦又有何妨？此事好商量，先把那书信还给我。”僮儿道：“说几遍也不还给您，看您把奴家怎么样？”大星道：“你真的不还吗？”僮儿道：“奴家说一百个不还，看老爷怎么样？”大星有些不耐烦，上前将僮儿抓住，僮儿怎么也不放手，“你还给我。”“就是不还。”互相争执起来。大星趁僮儿一时松懈，伸手想把信夺过来，可是僮儿伸开双手紧抱着胸部不放，忽然柳眉倒竖，星眼圆睁道：“你自以为只有自己聪明，把别人都当作傻瓜，你想骗我把信要回去，我怎么会上你的当？方才说的都是戏弄我，让我着急。你装做是好色之徒，逛妓院、醉娼家，做尽丑事，都是骗仇家的计策，岂是你本心之所为？”大星闻言大惊道：“我怎会有那等事？你不可大声地胡言乱语，被他人听见信以为真，岂不怪我，求你小声点儿。”僮儿冷笑道：“你若怕别人听到，就不图谋做那种大胆之事了。你们结党想报仇，刺杀当今的执政高阶大人，犯的是该死的大罪。这书信定是志同道合之人送来的密信。我知道这等大事如果放过，他日将受你等的牵连，到时难逃一死。莫如以此密书为证，向官府去告发。”说罢转身想走。大星更加惊慌，急忙伸出猿臂，捉住僮儿的衣襟，将她拉倒在地不许她动，想夺回密书，当把手伸到僮儿怀中时，用锦帕包着的匕首从大星怀中掉在地下，匕首一半出了鞘，大星急忙拾起来。僮儿见大星手里拿着匕首，急忙高声喊道：“大星想杀我，赶快来人啊！”大星见事已至此，心想：“我只顾小事恐坏了大事，方才虽然几次忍怒，但此女既已知情就不能让她活着，索兴将她杀了。”此时僮儿又叫了第二声，大星已忍无可忍，左手按在僮儿的胸上，右手拿着匕首，往胸部一刀刺下，“啊”的一声惨叫，僮儿便倒下了，鲜血喷出溅满全身，大星想复刺她的要害，僮儿以手阻挡道：“老爷暂缓动手，我有一事想详细相告，请听着！”大星感到很奇

怪，四下看看便停下手来。僮儿还有一息尚存，说道：“老爷在云州不了解奴家的身世，奴家是盐冶侯夫人的侍女。故主在世时将奴家许配给速野勘平为妻。然而丈夫勘平中了师直的奸计，买了五郎正宗、浪平行安这两把刀，因此主公剖腹自尽。都是由于丈夫思虑不周而酿成此祸。所以勘平想殉死以赔罪，但又觉得在黄泉之下没脸见主君，经过左思右想，莫如活下来立点微功。这样下了决心，但又无立身之处，便夫妻同回本国的山崎，寄居在家父家，忍苦过活。勘平为刺探仇家的动静去镰仓之后，我为继母所骗陷入火坑，身不由己地画眉染唇，做狐媚之态，成了个下流之辈，只悲叹自己的薄命。方才做了如此非理之事，反抗老爷，是故意触怒您，想以此身代替丈夫死在故主的剑下，以赎勘平之罪。曾听丈夫说这匕首上有故主之血，有其冤魂在刀上送给您做纪念，老爷经常带在身上，日前向老爷撒娇悄悄摸您怀中，确实有刀，所以奴家才这样做的。请以奴家之死作为丈夫的微功，饶恕他的过错，允许他加入同盟义臣的一伙。这样奴家也就可以瞑目了，来世做驴做马也定报此大恩。这件事就求您啦！”说罢两行热泪横流，呜咽痛哭。大星仔细听罢复吃惊道：“哎呀！你是勘平之妻吗？我做梦也不知道，如知之怎会做如此令人痛心之事？我错啦！近日勘平和弥五郎想要加入我们义举，因恐不合亡君之意，故尚未允许。今闻听汝之所言，为奖励汝之忠贞我同意勘平加入。”说着从怀里掏出结盟的誓书，拿出笔砚写了勘平的名字递给僮儿，她拿在手中道：“我就代替丈夫按血印了。”哆嗦着在盟书上滴了点血道：“真高兴，今生再也无何乞求了。”她已语不成声，只有一丝气息，痛苦得手脚颤抖，气绝身亡，享年二十一岁。呜呼哀哉！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大星见此光景不胜悲痛，擦擦眼泪，将尸体拉至墙边，就近拿起香炉倒出香灰，注入净手盆中之水，用树叶代替献花，双手合十口里念着阿弥陀佛的佛号，闭目祈祷。这时从地板下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擦着大星的膝骨刺出来。大星眼疾手快，将那香炉的水注在刀上，脱掉外套蒙住手烛，躲在一旁看着。地板下的人以为事情已办好，立即从那里爬出来，在黑暗中摸着上了地板，有急促的脚步声走过来。大星用手烛一照，不是别人乃是铁九太夫。九太夫见大星安然无恙大吃一惊，急忙转身想逃，被大星就势一脚踢倒在地，抓住发髻道：“你这死贼到这来是想捋虎须吗？在《莲华面经》中说，狮子身中之虫自食狮子之肉，你就如同那毒虫一般，世代受主公之洪恩，领取高禄，竟忘掉大恩为仇家当奸细，有的无的胡乱瞎报，我等数十人离开爹娘，与妻子分别，受尽千折万磨，只是为了报仇。今宵是亡君的忌日前夜，三代恩主的斋戒之夜，你让我吃鱼。我吃在肚中如同注入铁水，周身的四十四骨犹如碎做万段般地